



一万元码子是一张粉红色平板塑料 有人直接把房产证拍在桌上 一场牌局 庄家卷走上百万 北京警方调查暗藏公寓楼里的地下赌场

在摄像头和层层暗哨注视下,厚重的防盗门终于被拉开一条缝隙,燥热的空气裹挟着烟味、汗臭味扑面而来。逼仄的过道尽头,一道严实的屏风背后,五六米长的赌桌进入视线……

近日,新京报记者暗访了一个隐身于北京某高档公寓的赌场。有人一把牌甩出数万元,有人把房产证拍在桌子上。几个小时里,赌场控制者精细操纵和做局,扑克牌游戏变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。赌场按照入股比例,给每个股东分成。通常,每个月百万元利润不成问题。

目前,北京警方已介入调查。

历经三道防线的23楼

入夜后的海淀区普惠西街,往北走约200米,灯光暗了下来,沿路的市井气息逐渐消失。陈平突然收住脚步,朝着眼前的公寓楼仰了一下头:“赌场就在上面,前面就有他们的人。”

5月中旬,记者见到陈平时,他身上只剩下196元。而两个月前,他曾身家百万,在赌场的十来场牌局中,全部输给了庄家。他再三叮嘱,身上千万不要带任何偷拍设备,接下来将至少面对三道“防线”,“万一被发现,很可能就出不来了”。

为了让赌客无法辨别具体位置,赌客必须乘坐赌场安排的车辆,在地下车库绕行几圈后,再通过车库电梯进入23楼的赌场。这

在赌场 钱就像道具

赌桌上,赌客红着眼,成千上万元地下注。换成了筹码,钱就像道具,“麻木”的赌客往往在输光后才想起这些筹码是真金白银的人民币。

赌客刷卡、现金兑换筹码的专用房间,俗称“码房”。赌客兑换筹码的过程,也有赌场人员随时尾随监控。当晚,记者进入码房,看到一名中年女子面前放着一张白纸,纸上写满了人名、数字(筹码数量)以及日期、时间。谁来了,换了多少码子,取走多少现金,多少打到卡里,谁欠了账,一笔笔清清楚楚。

码房有规矩,赌客至少兑换五千元的码子,一张绿色的平板塑料,上面印着5000字样,一万元的码子则是一张粉红色的平板塑料。

这个赌场因为靠近翠微大厦,俗称“翠微”。按照老赌客的说法,翠微的局因为在市区内,“大注”比较多,庄家规定一把至少

引你入局的“演员”

从地下车库到赌场内部,赌场的人至少在十二三人。赌场内,有人专门在客厅巡视,俗称看场子,也有人潜伏在赌桌上,充当“演员”。

晚上9点半,所有赌客陆续聚集在赌桌旁,赌桌长六七米,宽不到两米。发牌的荷手旁,有两个高挑的女子负责收发筹码。女子旁又各有一名男子,负责“监台”。赌桌拥挤地坐着十二三名赌客,其余十几人都站着下注。

陈平低声说,这些赌客都是老手,第一把开牌,都不会轻易押注。“但赌客再有经验,输赢都在赌场的掌控之下。”

三十多岁的周旋,头三把一直按兵不动,第四把他掂量了下手中的筹码,有5个一万、4个五千的码子。

荷手准备发牌,监台发话:“要下的赶紧了!发牌之后就不许下!离手(赌博中选定要买的牌面,就要把手拿开,不得更改),离手了!”

最后一刻,周旋将两个粉红色的板子,扔到赌台上。荷手迅速开牌:“公司庄,8

十赌九赢的庄家

陈平回忆,今年3月底的一场牌,赌场大杀四方,整张桌子二十多个赌客没一个赢钱,一场牌,公司一共“杀了”赌客一百多万,自己也输掉近二十万。在输了所有积蓄后,他慢慢看出赌场赢钱的端倪。

按照赌场规定,庄闲下注之间的差额,不能超过3.5万,哪怕赌客押了庄10万,闲也不能超过13.5万。也就是说公司每把牌的输赢都在可控范围内,“这3.5万的差额,都经过精心计算,说白了就是拿赌客的钱赔给赌客,赌场再赢赌客的钱。”

同时,尽管赌场对赌客有诸多限制,但每炫牌打完,赌场都会拿出新牌。但陈平极度怀疑

是第一道防线。

下车没多久,一名男子早已在车库电梯间等候。这是第二道防线。跟着男子进入电梯,四五十秒的时间里,记者和男子互相打量,彼此一言不发。

上到23楼后,男子右转摁响一带摄像头的门禁,过了十来秒门打开了。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而来——一名一米八个头戴着耳麦的男子,上下打量一番陈平和记者后,才允许进入。

进门后,先前的宁静一下被打破,二三十人的喧哗声从房间内传出。暗黄的灯光下,白色的烟雾弥漫整个房间,五六双眼睛几乎同时盯着陈平和记者。陈平说,一般生脸“进赌场,随时都可能被搜身”。

押500元。陈平曾经试过两场牌,输了30多万元。“听起来很多,但换成筹码,也就三十个粉红色的板子。”

在北京,地下赌场一般以赌百家乐为主。这是一款在澳门赌场非常流行的玩法。庄闲(代表游戏的双方)各开两张牌,比大小,赌客可根据自己的想法任意选择庄、闲下注。

每天下午2点半和晚上9点半,“翠微”各有一场牌,每场牌又分四炫(一炫可理解为一局牌),一炫牌又有66口(一次胜负为一口),打完四炫牌,无论输赢,都得等下一场。

在赌桌上,任何人不能拿出手机,随身携带物品必须放在身后的架子上,赌场提供免费的水果、饮料,但都不得带上赌桌。这些规矩,仅仅是明着的规矩,那些暗处的规矩才是赌场敛财秘笈。

点。”

赌桌上几乎所有人都盯着周旋手上的两张牌。周旋随手开了其中一张,A。这就意味着另外一张牌,他至少得开出8,才能胜出。

他右手拿着牌刮了两下桌子,又吹了一口气,“8”!周旋握着拳,砸了一下牌桌。这把他赢了两万。

随后,一名四十岁的女子,从码房取出5张粉红色的平板,坐在了周旋的斜对面。周旋下注5000押闲,这名女子就押5500的庄。周旋开出6点,这名女子就开出一张8,“就是比你神!”

两个人杠上了。至此,周旋每把牌都要比斜对家的女子押得多。牌局进行到一半时,周旋手上的筹码只剩下了三万,与开局相比,输去四万。

“一旦有赌客在场子赢钱,这个打对手牌的女子就会恰到好处地出现,其实他们是赌场安排的‘演员’也就是‘托儿’。”陈平说。

牌是做了手脚的,因为赌场规定,每把下注后,荷手才开始发牌,这当中荷手就有可能根据台面下注情况,控制发牌顺序,从而决定庄闲胜负。

在码房,除了记账的中年女子,还有一个专门管账的男子,他每天手里拿着六张卡,只要有赌客需要把筹码兑换成现金,就会带着赌客下楼去ATM机取款。而每次赌客用现金兑换筹码,数万元以上的,便会立刻将现金转移到地下车库的工作人员手中。

陈平心里清楚,哪怕赌桌上有近百万的输赢,执法人员也不可能在现场查到那么多的现金。码房没巨额现金,放贷的手上没有,赌桌上的赌客更没有。



北京地下赌场内,十几名赌客正在押注。

放贷者的圈套

每个赌场都会有人专门放高利贷,且总会在赌客输得焦头烂额时及时出现。

5月21日,记者再次来到翠微的局。当天下午5点左右,周旋手上的筹码已经打空。他扭头对着一名男子喊:“再给我拿三个。”周旋借钱的男子就是“高利贷”,他们像普通的玩家一样坐在赌桌旁观局,但注意力不离输钱赌客。一旦看见哪个赌客输得失去理智,就会主动接近并提供短期借贷。

放贷者设下的借贷陷阱很有诱惑力,利息每天千分之五。他们并不是真的拿钱出来,而是从码房拿筹码借给赌客。但赌客打算借来翻

地下赌场的公司化运营

据悉,北京近期活跃的地下赌场至少有三五个。

曾参股赌场的股东铁哥透露了地下赌场的运作模式:一般每个赌场都会有四五个股东,这些人每人按比例出资(业内称组锅)。一些人可能同时在好几个场子都有股份。譬如翠微的局,几个股东就凑了77万,作为公司的钱,每天码房和赌桌都会对账。“一般来说,赌场都是挣钱的。”

这当中每个局的工作人员都会按天结算工钱,一般是300到500元,其中荷手还会参与分红,每个月一般能额外得到公司赢利的1%。除此之外,每个赌客拉一个“大注”来赌场,赌场会给予500到1000元的提成,俗称“路费”,每来一次结算一次。

本的资金,往往都会输光。他们再借再输,等到停手时,才发现自己已根本无法还本付息,名下房产自然也就成了放贷人的囊中之物。

这么多的钱,这么重的利,拖延赖账行不行?一名老赌客说,在赌场千万不能动这心思,高利贷在付筹码时,就已知晓借款人的切信息,往往会确认家庭住址、身份信息后才会借筹码。

而提供赌客信息的赌场方,也会从高利贷处收取一定额度的提成。陈平透露,赌场引进高利贷,是一种双赢的“合作方式”,赌场得到提成之余,还能跟高利贷一方搞好关系,让对方替其看场子。

盈利一段时间后,公司就会拆锅,按照入股比例,给每个股东分成。通常,每个月百万元利润不成问题。分成后,新的公司也会转移阵地继续开。这时候又会有一些新的股东进来,当然都是圈内的熟人,也不乏“老赌客”。

为什么每天只有两场牌局?“这样才能控制赌客,让他们总有回本的念想,白天一场,晚上一场,还避开路上拥堵时段,如果24小时开张,别说赌场忙不过来了,赌客几天就玩腻了。”

5月22日一大早,陈平被两通电话吵醒,都是老赌客催他还债。这头电话还没撂下,就有人来敲门了,只听有人在门外大吼:三天内必须还钱,否则让你睡大街。